



WANGGUOXIJUAN

国戏剧选

下册

外国戏剧选

下 册

易漱泉 曹让庭 王远泽 选编
金 戈 李锡嘉 张铁夫

责任编辑：李恕基

装帧设计：王诚龙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0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395,000 印张：18.875 印数：1—20,000

统一书号：10109·1284 定价：1.37元



易漱泉 曹让庭 王远泽
金 戈 李锡嘉 张铁夫 选编

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八〇年·长沙

目 录

钦差大臣	〔俄国〕果戈理(1)
大雷雨	〔俄国〕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109)
玩偶之家	〔挪威〕易卜生(193)
樱桃园	〔俄国〕契诃夫(291)
在底层	〔苏联〕高尔基(374)
伽利略传	〔德国〕布莱希特(477)

钦差大臣

〔俄国〕 果戈理

尼古拉·华西里耶维奇·果戈理(1809—1852)是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是世界著名的讽刺文学作家。他出生于乌克兰波尔塔瓦省密尔格拉得县大索罗庆采镇的地主家庭。他生活和创作的年代,正值十二月党人广泛宣传自由思想和沙皇尼古拉二世残暴统治俄国之际。沙俄官僚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腐朽,人民解放运动的日益高涨,对果戈理的思想与创作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其著名的作品有:《狄康卡近乡夜话》、《密尔格拉得》、《彼得堡的故事》、《钦差大臣》和《死魂灵》。这些作品,以朴素、真实的独创性和思想内容的深刻性,在俄国文学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它们标志着俄国文学果戈理时代的到来。别林斯基曾经指出:“由于果戈理的出现,我们的文学就格外接近俄国生活和俄国现实了。”

喜剧《钦差大臣》是果戈理的代表作品之一,它为现实主义讽刺文学提供了卓越的范例。在剧本中,果戈理通过外省官僚集团把一个从彼得堡来的花花公子赫列斯达可夫当作微服私访的钦差大臣所引起的一场慌乱和城市居民的强烈反响,对整个沙俄官僚专制的腐败现象及其反人民的本质进行了辛辣的嘲讽

和有力的批判。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一文中说过：

“与俄国的落后性及其专制制度相适应的人民在官僚面前完全无权，特权官僚完全不受监督……俄国有许多极不相同的人民阶层都反对专权独断、不负责任、贪赃受贿和野蛮昏聩的俄国寄生官僚。”《钦差大臣》中所展示的社会情况正是如此。赫列斯达可夫的形象在《钦差大臣》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以安东为首的官僚集团做了很好的补充。赫列斯达可夫是一个时代特色非常鲜明和具有高度典型性的形象，它大大地丰富和加深了喜剧的主题思想。

《钦差大臣》情节简练生动，结构完整，人物性格鲜明突出，没有传统的善人和说教者，从始至终充满着无穷的幽默和讽刺，而观众的笑声才是剧中裁判官僚集团的正面人物。别林斯基将该剧誉之为“艺术性最高超的范本”。

登 场 人 物

安东·安东诺维奇·司克伏兹尼克—特模哈诺夫斯基，市长。

安娜·安得列芙娜，他的妻子。

玛丽亚·安东诺芙娜，他的女儿。

鲁加·鲁基奇·赫洛包夫，督学。

他的妻子。

阿姆摩斯·费多洛维奇·略布金—加布金，法官。

阿尔杰米·菲力普维奇·塞姆略尼卡，慈善医院院长。

伊凡·库兹米奇·施别金，邮政局长。

彼得·伊凡诺维奇·陶布钦斯基 } 本城地主
 彼得·伊凡诺维奇·波布钦斯基 }
 伊凡·亚力山大洛维奇·赫列斯达可夫,从彼德堡来的官员。
 奥西布,他的仆人。
 赫里斯奇恩·伊凡诺维奇·基伯涅尔,县医官。
 费多尔·安得列耶维奇·留留可夫 }
 伊凡·拉扎列维奇·拉斯达可夫斯基 } 退職官员,本城的要人。
 斯杰潘·伊凡诺维奇·柯洛布金 }
 斯杰潘·伊里奇·乌霍维尔托夫,警察署长。
 斯威斯图诺夫 }
 蒲哥维钦 } 警察。
 杰尔治摩尔达 }
 阿伯杜林,商人。
 费弗洛雅·彼得洛芙娜·坡士列晋基娜,铜匠的妻子。
 下士的妻子。
 米士卡,市长的听差。
 旅馆的伙计。
 男女来宾、商人、小市民、请愿人。

性 格 和 服 装

——演 员 注 意

市长是个作官多年、自以为是、非常狡猾的人。他虽是个贪官,可是样子却很威严,非常严肃,甚至有点爱讲大道理。他的声音不高不低,话不多不少,每句话都有意义。他的面貌粗野而呆板,就象每一个从下级官职升上来开始从事重大职务的人的面貌那样。从恐怖转到快乐,从卑屈转到傲慢的过程都是很快的,就象性情已发展到了粗暴的程度的人那样。他照例穿着有带纓的肩章的制服和有马刺的长统皮靴。他的头发是剪短了的,带斑白色。

安娜·安得列芙娜，他的妻子，是个乡气的妖冶妇人，年岁并不太大。她所受的教育一半靠小说和画册，一半靠储藏室和女仆室中的琐事。她好问长问短，一有机会就显出虚荣心来。有时候她对丈夫作威作福，就只因为他不能回答她。但是，这种权力只限于琐事，不过是些责备和嘲笑而已。在全剧的进行中，她换了四次不同的衣服。

赫列斯达可夫是个二十三岁的青年，又高又瘦；他有点儿蠢，正是所谓头脑里没有主宰的人——在衙门里被认为是废物之一。他的言语和行动都是不加考虑的。他不能把持久的注意力集中在任何念头上。他的话是不连贯的，辞句完全是突然脱口而出的。扮演这个角色的演员越是显得诚实和单纯，他就越成功。服装入时。

奥西布，仆人，象普通上了年岁的仆人那样。他说话认真；用稍微向下看的眼光看人；喜欢讲道理，爱教训自己的主人。他的声音差不多老是一样的，可是当他跟主人谈话的时候，他的话声里就带着严厉的、急剧的、甚至有几分粗暴的调子。他比主人聪明，所以他能更快地猜透情况，可是他不喜欢多说话，是个沉默寡言的滑头。他的服装是灰色或蓝色的旧外套。

波布钦斯基和陶布钦斯基，是两个小矮子，好奇心很强，彼此的样子象极了。两个人的肚子都不大。两个人说话都很快，姿态和手势多极了。陶布钦斯基比波布钦斯基高些，严肃些，可是波布钦斯基却比陶布钦斯基更爽快，更活泼。

略布金——加布金，法官，是个读过五六本书的人，因此他有几分自由思想。他非常喜欢推测，所以他所说的每句话都有份量。扮演这个角色的演员，必须在脸上永远保持意味深长的表情。他用细微的、拖长的、嘶哑的、鼻疽般的低音说话，就象旧式的钟，先发出啞啞声，然后再敲打那样。

塞姆略尼卡，慈善医院院长，是个笨头笨脑，笨手笨脚的胖子，然而，他却是个阴谋家，是个骗子。好管闲事，爱张罗。

邮政局长是个单纯到幼稚的程度的人。

其他的角色用不着特别解释。他们的原形差不多任何时候都在眼前。

演员诸君应当特别注意最后一场。最后的台词应当一下子突然使所有的人都发出触电似的震动。全体演员应当在一刹那间改变所有的状态。惊

愕的声音从所有的女人嘴里一齐喊出，好象从一个胸腔里发出来一样。如果不遵守这些意见，整个的效果就会化为乌有。

第 一 幕

市长家里的一个房间。

第 一 场

市长、慈善医院院长、督学、法官、警察署长、医官、两名警察。

市长 诸位，我所以请你们来，是因为我要把一个极不愉快的消息告诉你们。钦差大臣快要到我们这儿来了。

阿姆摩斯·费多洛维奇 什么，钦差大臣？

阿尔杰米·菲力普维奇 什么，钦差大臣？

市长 从彼得堡来的钦差大臣私行察访来了。还带着秘密使命。

阿姆摩斯·费多洛维奇 糟了！

阿尔杰米·菲力普维奇 过去不曾担心过的事情，现在来了。

鲁加·鲁基奇 哎哟，天呀，还带着秘密使命！

市长 我好象有预感似的：昨儿一整夜，我都梦见两只稀奇的耗子。真的，这种耗子我从来不曾见过：黑的，大得不得了！它们来了，闻了闻——就溜了。现在，我要把安得列·伊凡诺维奇·奇密霍夫寄给我的信念给你们听。阿尔杰米·菲力普维奇，您是认识他的。他信上是这样说的：“爱

友、亲家、恩师台鉴。”（一面低声嘟囔着，一面眼睛很快地掠过）……

“敬启者。”哦！在这儿：“弟所急需奉告于吾兄者，近闻有某大员奉旨来省视察，对于我县，尤为注意。（意义深长地翘起拇指）该大员虽以常人面貌出现，然弟之消息，确系来自可靠方面。弟知吾兄与世人相同，亦有小过，盖因吾兄系聪明人也，凡财物到手，均不欲其有所遗漏……”（稍停）唔，这儿都是私事……“故敢奉劝吾兄，诸事务宜留意，该大员虽尚未到达，亦不知隐名匿居何处，然恐将随时抵境……弟日前曾……” 噯，下面谈的是家事：“舍妹安娜·吉丽洛芙娜偕同妹夫已来寒舍；伊凡·吉里洛维奇身体极胖，爱操弦琴，不肯释手……”诸如此类的话。情形就是这样的。

阿姆摩斯·费多洛维奇 是的，这是稀有的事情，简直少有。

一定事出有因。

鲁加·鲁基奇 为什么呢，安东·安东诺维奇，这为什么呢？

干吗钦差大臣要到咱们这儿来？

市长 为什么！显然是命该如此。（叹气）谢天谢地，以前他们老到别的城里去。现在可轮到咱们头上来了。

阿姆摩斯·费多洛维奇 安东·安东诺维奇，这里面有些微妙而多半是政治上的原因。这意思就是说：俄罗斯……对啦……想要发动战争，所以政府，您知道，就密派大员到各处调查有没有通敌的情形。

市长 嘿，您这是什么话！还是聪明人呢。县城里会有通敌的情形！难道这座县城靠近边境吗？从这儿出发，就是跑上三年，也到不了什么外国。

阿姆摩斯·费多洛维奇 不，我告诉您说，您这是……您不对……当局有微妙的眼光：不管远不远，它都是要加以考虑的。

市长 考虑也好，不考虑也好，可是诸位，我已经预先通知你们了。——要小心啊！就我自己这方面说，我已经大致安排好了，而且我也劝你们安排一下。阿尔杰米·菲力普维奇，尤其是您！没有疑问，这位路过的大员一定会先去视察您所管理的慈善医院——所以您得把什么都弄得象样儿：病人的帽子要干净，不要让病人弄得跟铁匠似的，象他们平常那样穿家里的衣服。

阿尔杰米·菲力普维奇 噯，这还不要紧。大概可以让他们戴上干净睡帽的。

市长 是的，而且要在每张床上挂上一块用拉丁文或别种什么文写好的牌子……这是您这方面的事情，赫里斯奇恩·伊凡诺维奇，——写上病名，什么时候得的病，哪一月，哪一日……糟糕的是：您的病人抽那样强烈的烟草，谁走进去都要直打喷嚏。不错，病人还是以少为妙；要不然，马上就会被认为管理不善，或是医生无能。

阿尔杰米·菲力普维奇 哦！关于治疗，我和赫里斯奇恩·伊凡诺维奇自有办法：越近乎自然为妙；我们不用贵重药品。人是单纯的东西：如果他要死，他就会死；如果他要好，他就会好。再说，赫里斯奇恩·伊凡诺维奇要跟病人谈话也很困难：他连一句俄国话也不懂。

赫里斯奇恩·伊凡诺维奇发出有几分象“噢”似的，又有几分象“耶”似的

声音。

市长 阿摩斯·费多洛维奇，我也要劝您注意您的法院。在您的前厅，诉讼人常常进进出出的那个候审室里，法警们养了许多鹅和小鹅，它们就在人脚底下穿来穿去。当然，从事这种家庭副业是值得奖励的，为什么法警们就不能养呢？不过，您要知道，在这种地方，这是很不体面的……我早就想对您提起这一点，可是，不知怎么一来我倒忘了。

阿摩斯·费多洛维奇 那么，我今天就叫人把它们全赶到厨房里去。您要是高兴的话，请过来便饭。

市长 此外，还有一件糟糕的事情，是您把各种破烂不堪的东西全晾在法庭上，还把打猎用的长鞭子挂在放公文的柜上。我知道您喜欢打猎，不过您最好暂时把它收起来；等钦差大臣走了以后，您可以把它再挂上去。还有您那位陪审官……当然，他是个博学多才的人，可是，他身上发出的那股子怪味儿，就好象他刚从酿酒厂里出来似的——这也是不好的。我早就想对您提起这件事情，可是不记得让什么事一岔，就给忘了。要是真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天生就有这么一股子怪味的话，那是有法儿治的。可以劝他吃葱，吃蒜，或是吃别的什么东西。在这种情形之下，赫里斯奇恩·伊凡诺维奇可以用各种药品给他帮助。

赫里斯奇恩·伊凡诺维奇发出同样的声音。

阿摩斯·费多洛维奇 不，这股子味儿是弄不掉的；他说，他小时候让奶妈给摔了一跤，从此以后，他身上就发出一股子烧酒味儿。

市长 我只是叫您留意留意罢了。至于说到内部的布置和安德列·伊凡诺维奇信上所提到的小过,我是没有什么可说的。而且说起来也奇怪,没有一点罪恶的人连一个也没有。这是上帝安排定的,服尔泰派要反对这一着是没有用的。

阿姆摩斯·费多洛维奇 安东·安东诺维奇,您对罪恶有什么意见?罪恶各有不同。我公开和大家说吧,我受贿赂,但是,那是什么样的贿赂?几条小猎狗。这完全是另一回事。

市长 喂,不管是小猎狗也好,或是别的东西也好——反正是贿赂。

阿姆摩斯·费多洛维奇 哦,不,安东·安东诺维奇。譬如说,要是有人有一件值五百卢布的皮大衣,而且他太太有一条披肩……

市长 喂,要是您所受的贿赂只是小猎狗的话,那又算得了什么呢?您不相信上帝,您从来不上教堂;可是,我至少有坚定的信仰,而且我每个礼拜日都上教堂去。但是您呢……哦,我知道您:要是您一谈起创世的问题,那我的毛发马上就会竖起来。

阿姆摩斯·费多洛维奇 可是,这都是我靠自己的聪明自然而然想出来的。

市长 然而,过于聪明比一点也不聪明更糟。不过,我只是提一提县法院罢了;老实说,不见得有人会上那儿去偷看的:这真是个可钦佩的地方,上帝会保佑的。至于您,鲁加·鲁基奇,您是学校的督学,必须对各位教师特别加以照管。当然,他们都是有学问的人,在不同的专门学校受过教育,

可是他们的举动却很奇怪，这当然是跟他们的学位分不开的。譬如说，其中有一位，脸胖胖的那位……我不记得他的姓名……每逢走上讲台，不扮鬼脸就不行。象这样（扮鬼脸。）然后就把一只手伸到领带那儿去摸平胡子。当然，要是他只对学生做这种鬼脸，那倒没关系，或许需要这样也说不定，这一层我不去管它；但是您自己想想，要是他对来宾作出这种样子来的话——那就糟透了；钦差大臣或者别的什么人也许会认为这是对他做的。天知道，这会弄出什么结果来。

鲁加·鲁基奇 真的，叫我对他有什么办法？我已经跟他说过好几回了。前几天，当我们的贵族代表走进教室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我从来不曾见过的鬼脸。他这样做固然是出于好意，可是我却挨了一顿申斥——为什么要把自由思想灌输给青年。

市长 我还得跟您谈谈那位历史教员。他是个学者——这是很显然的，而且他广闻博见，可是他讲起书来热心太过，甚至忘其所以了。我有一次听他讲：喂，在他说到亚西利亚人跟巴比伦人的时候——还没什么，可是一讲到亚力山大·马其顿的时候，我就不能对您说出他是在做什么。我以为着了火了呢。真的！他从讲台上跑下来，抓起一把椅子，使劲往地上一摔。当然，亚力山大·马其顿是个英雄；可是为什么要把椅子摔坏了呢？这是要使国库遭受损失的。

鲁加·鲁基奇 是的，他的性子很急。我已经对他说过好几回……他说：“听您的便，为了学问，我是不惜性命的。”

市长 不错。这是命运的不可解释的法则：聪明人不是酒鬼，

就是做鬼脸，叫人非抱着圣象逃走不可。

鲁加·鲁基奇 吃教育饭真倒霉，老是提心吊胆的。什么人都来干涉，什么人都要表示他也是聪明人。

市长 这还算不了什么——最可恶的就是那私行察访！忽然跑进来说：“哦，乖乖，你们都在这儿！这儿法官是谁？”“略布金一加布金。”——“那么，把略布金一加布金传来！谁是慈善医院院长？”——“塞姆略尼卡。”——“那么，把塞姆略尼卡传来！”这才糟呢。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和邮政局长。

邮政局长 诸位，到底是什么样的官员快要来了？

市长 难道您没听见说吗？

邮政局长 我听彼得·伊凡诺维奇·波布钦斯基说了。刚才他到邮政局去看过我。

市长 那么，怎么样？您觉得怎么样？

邮政局长 我觉得怎么样？要跟土耳其人打仗了。

阿姆摩斯·费多洛维奇 一点不错！我也这么想。

市长 扯谈！

邮政局长 真的，要跟土耳其人打仗了。这完全是法国人捣鬼。

市长 跟土耳其人打什么仗！倒霉的是我们，不是土耳其人。

这一层我们早就知道：我有信。

邮政局长 既然这样，那么——就不是跟土耳其人打仗了。

市长 那么，伊凡·库兹米奇，您怎么样呢？

邮政局长 我怎么样吗？安东·安东诺维奇，您怎么样呢？

市长 我怎么样吗？我并不怕，可是，我却有点儿……那些商人和市民使我心神不安。他们说我弄得他们苦不堪言，可是，上帝知道，就是我受人家的贿赂，也是毫无恶意的。我甚至想（拉着他的手往旁边走），我甚至想，是不是有人告了我。真的，为什么钦差大臣要到咱们这儿来呢？喂，伊凡·库兹米奇，为了我们大家的利益，您能不能把您邮局里所收发的信件，都略微拆开来瞧瞧：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密告或者只是通信。要是没有，那您可以把它们再封起来；甚至可以就那么敞着口送出去。

邮政局长 我知道，我知道……这一层不用您教我：我所以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提防，主要是由于好奇。我非常之喜欢知道世界上的新鲜事情。我对您说吧，看这些信真有意思！有些信读起来痛快极了：写着各式各样的事情……而且那样富有教训的意味……比读莫斯科新闻①还强呢。

市长 那么，请问，您没有读到和彼得堡来的官员有关的任何消息？

邮政局长 没有，没有关于彼得堡的消息，可是关于科斯特洛姆和萨拉托夫的事情倒是讲得很多。可惜您没看到那些信。有些地方真有趣。最近，有一位陆军中尉写了一封信给他朋友，他用最生动的笔调描写跳舞会的情形……好，好极了！他说：“我亲爱的朋友，我就象生活在神仙世界里一样，

①十八世纪中叶莫斯科大学编辑出版的一种报纸。

少女很多，音乐悠扬，军旗招展……”他用最热烈，最热烈的感情描写它。我特意把这封信留下来了。您要不要我念一念？

市长 现在那有心思管这个。伊凡·库兹米奇，请您费心：要是您偶然发现控诉状或是告密信的话，就请您不用考虑，把它扣留下来。

邮政局长 遵命，遵命。

阿姆摩斯·费多洛维奇 留神，将来您会因这件事情惹麻烦的。

邮政局长 哎哟，糟糕！

市长 不要紧，不要紧。如果您把这件事情张扬出去，那是另一回事；不过，您要知道，这是一件私事。

阿姆摩斯·费多洛维奇 是的，会惹出乱子来的！老实说，安东·安东诺维奇，我来拜访您，是想把一条小狗送给您。就是您知道的那条公狗的妹妹。您大概听说柴普托维奇和瓦尔文斯基打起官司来了，所以现在我很阔气；我可以在他们两家的田地上打兔子。

市长 天呀，现在我才不管您的兔子哪！我满脑子都是那倒霉的私行察访的事。这样，等着，门一开——忽然进来……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陶布钦斯基和波布钦斯基喘吁吁地登场。

波布钦斯基 非常的事件！

陶布钦斯基 惊人的消息！

全体 什么，什么事？